

韩儒李滉、韩元震对朱子礼学的发展

Korean Dynasty Confucian Li Huang and Han Yuanzhen's Contribution on Zhu Xi's Ritual Study

刘依平*

liuyiping_1@126.com

Liu Yiping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武汉 湖北, 中国 430072

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Hupei, China 430072

朝鲜时期的儒者继承了朱子礼学并加以发展。李滉借鉴《近思录》，制作了《圣学十图》，以主敬为宗旨，以明伦为关键，将敬的礼学精神落实为践礼的实践工夫，并深刻地影响了朝鲜儒学的后续走向。韩元震将朱子《礼仪经传通解》视作周公以后儒家学者第二次礼典制作，并采取以朱补朱的方式，续写了《仪礼经传通解补》，试图将作为考礼之书的《通解》，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代礼典。李滉对朱子礼学精神的发展，是朝鲜儒者对儒学和朱子学的本土化转化。韩元震对朱子礼经诠释的发展，则是朝鲜儒者对公共性儒学问题所贡献的一般回答。

[关键词] 朱熹；李滉；韩元震；礼学

The Confucians in the era of Korean Dynasty hav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Zhu Xi's ritual study. Li Huang, composed *Shengxue Shitu* based on *Jin Si Lu*, aiming at pursuing prudence and morality, and putting them into practice, had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Korean Dynasty. Han Yuanzhen regarded *Yili Jingzhuang Tongjie* as the second ritual composition made by Confucians after Zhougong, and developed it into *Yili Jingzhuang Tongjie Bu* based on Zhu Xi's way, attempting at converting the *Yili Jingzhuang Tongjie* into ritual classics of the era. Li Huang's development of Zhu Xi's ritual spirit is the loc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Zhu Xi's theory. And Han Yuanzhen's development of annotation of Zhu Xi's theory is the Korean Dynasty Confucians' answer to the public issues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Zhu Xi; Li Huang; Han Yuanzhen; ritual theory.

* [作者简介] 刘依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研究方向：儒家哲学与典籍整理。

1. 绪论

朱熹(1130-1200)不惟是理学家,亦是礼学家,所谓“朱子一生重礼”¹。与汉、清专注于名物训诂的注释家不同,朱子的礼学成就可分为礼学思想、礼制制作和经典诠释三个向度。在礼学思想方面,朱子着意探讨礼学当中理与礼、古与今、文与质、情与文、礼与俗、义与仪等一系列问题,见载于《语类》《文集》。在礼制制作方面,则有中岁编次“行礼之书”即《家礼》之举,该书系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传统家礼的范本,在朝鲜、日本影响甚巨。在礼经诠释方面,则衰年亲率门人,编纂“考礼之书”即《礼仪经传通解》(以下简称《通解》),该书按照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和祭礼七个主题,将儒家典籍中的相关礼仪汇辑一处,使得凌乱的古礼成为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整全系统。在具体的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之考索方面,朱子礼学容或稍逊清儒,但其礼学思想之深刻、社会影响之巨大以及整体诠释之创获上,则犹在清儒之上。

高丽王朝末期,朱子礼学著作传入朝鲜,旋即引发当地儒者的极大关注。在他们的推动下,朝鲜王朝时期朱子礼学实现了与两班制的结合,成为知识阶层和民间百姓的基本礼仪规范,影响甚至超过中国本土。其中,李滉(1501-1570)、金长生(1548-1631)、韩元震(1682-1751)三位重要朝鲜儒者对朱子礼学的承继与发展,恰好各自代表了一种面向。金长生对《家礼》的进一步发展,已为学界所熟悉,故本文主要讨论李滉、韩元震两位儒者对朱子礼学的承继与发展。

2. 李退溪对朱子礼学精神的发展

李滉,号退溪,朝鲜儒学退溪学派创始人,有“朝鲜朱子”之称。他的礼学著述主要有《退溪先生丧祭礼问答》,是丧、祭二礼的问答书信汇编,对古礼和《朱子家礼》皆有讨论。而在礼学精神上,六十八岁(1568年,隆庆二年)时完成的《圣学十图》则允为代表作,是书集中阐发了“主敬”的儒学工夫论。

“敬”与“礼”本是一组联系极为紧密的概念。儒家谈“敬”,首先与祭祀相关,指一种宗教虔诚。如《尚书》“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太甲下》)，“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泰誓上》)，“荒怠弗敬。自绝于天,

¹ (美)陈荣捷:《朱熹》自序,载《朱熹》,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页。

结怨于民”（《泰誓下》）。无论所祭祀之对象为天、为祖、为神，敬都是不可或缺的虔诚心理。由宗教祭祀而有礼仪，故“敬”又与礼仪相关。《论语·为政》中著名的“至于牛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礼记·曲礼》曰“君子恭敬樽节退让以明礼”，《荀子·礼运》曰“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都将“敬”视作礼仪的内在伦理精神。故宋儒张横渠谓“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而王船山亦注曰：“敬者，礼之神也，神运乎仪文之中，然后安以敏而天下孚之。”²两宋儒者进一步将“敬”引申为一种道德心理状态。如宋儒二程极爱引《易·坤》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一语，并发展出“敬义夹持，直上天德”³的修养工夫。这里的“敬”，指的是主一无适、精神聚敛的心理状态。而敬与礼的关系，大约如二程所说，“严威俨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须由此入”⁴，即礼是通往敬的门径。张横渠更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⁵教人，谓“学者舍礼义，则饱食终日，无所猷为”⁶，即是将礼视为入学之要津。朱子继承程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一语，强调“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⁷，建构起“贯通已发未发，静涵动察的工夫，又是格物致知的先行工夫”⁸。而其论敬与礼之关系，于弟子邵浩之问可见：

问：横渠之教，以礼为先。浩恐谓之礼，则有品节，每遇事，须用秤停当，礼方可遵守。初学者或未曾识礼，恐无下手处。敬则有一念之肃，便已改容更貌，不费安排，事事上见得此意。如何？

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学，便教以礼；及长，自然在规矩之中。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礼也易学，今人乍见，往往以为难。某尝要取三礼编成一书，事多蹉过。若有朋友，只两年工夫可成。⁹

邵浩之问，实际上是以横渠与伊川之教法对举，以为横渠教人以礼为先，恐有矫揉安排、重外遗内之弊；伊川主敬，振起道德主体，由内贯外，似无此弊端。朱子的答复则包蕴了三层意义。一是就三代而言，古人幼习礼仪，长在礼中，无分内外。二是就横渠教法而言，其以今日之官法教人，意思甚好，但

²（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载《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15页。

³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05页。

⁴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第285页。

⁵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第572页。

⁶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第517页。

⁷（宋）朱熹：《大学或问》，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页。

⁸ 杨祖汉：《退溪与朱子持敬工夫论的涵义》，载《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487页。

⁹（宋）朱熹：《朱子语类·孔孟周程张子》，载《朱子语类》第6册第9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63页。标点略有改订。

所教之内容究竟未善。三是就教人的内容而言，言自己有意别为一礼书，以此教人，使人长处礼乐之中，久之自化。由此可见，朱子否定了弟子将“敬”与“礼”离析来看的观点，强调两者间自然的内在的一致性。故朱子之敬，不仅仅是其理学的工夫论，同时也是其礼学主张的宗旨所在。

惟其如此，当退溪借鉴《近思录》¹⁰，制《圣学十图》时，他不仅承继了二程、张子、朱子主敬之哲学，实际上也承继了敬之一字背后的礼学精神。退溪《圣学十图》，“皆以敬为主焉”¹¹。其目的，就在于引导人君对治众欲群邪、怠忽放纵，始终维持此心、防范此身，保持兢兢业业、小心畏慎的道德心理状态：

而持敬者，又所以养学思、贯动静、合内外、一显微之道也。其为之之法，必也存此心于斋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处，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朝焉夕焉而有常，今日明日而相续，或綢绎玩味于夜气清明之时，或体验栽培于日用酬酢之际……至于积真之多，用力之久，自然心与理相涵而不自觉其融会贯通，习与事相熟而渐见其坦泰安履。¹²

此处所论“斋庄静一”是持礼之精神状态，“学问思辨”亦以礼为重要内容，“戒惧”和“省察”乃是自律与他律的共同作用，“日用酬酢”在传统社会中亦不外乎礼仪的具体践履。换言之，从承继的角度来看，退溪的主敬哲学，一开始便不离乎礼学精神。

从发展的角度而言，退溪与朱子之主敬，背后的哲学基础不尽相同，故其敬与礼之关系犹有细微差别。杨祖汉教授曾指出，朱子之理并无自发之活动，必须居敬，然后发挥心之知觉活动，才能格物致知以至穷理。理是静态的所以然，亦必待人持敬，人然后能勉力依理而行。退溪之主敬，则由其“四端七情”之论而发，盖在退溪学中，性发为情之际，因形气之作用，情不必然顺性理，故此时持敬工夫就有必要。¹³由此而论，朱子的主敬，乃是知觉运动和道德行为所由发，在何以致敬的工夫上，偏向于静中涵养一路。而退溪的主敬，则作用于性发为情时，在何以致敬的工夫上，似乎偏向动中察识一路。欲节已发之

¹⁰ 为了揭示为学头脑，《圣学十图》以《第一太极图》为首图，并录周濂溪《太极图说》。退溪自言这一安排是效仿《近思录》：“今兹首揭此图，亦犹《近思录》以此说为首之意。”参，（古朝鲜）李滉：《进圣学十图札并图·第一太极图》，载《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版，第199页。又，朱杰人教授指出，《圣学十图》的编辑宗旨与《近思录》大致相同，编辑体例也借鉴了《近思录》。参，朱杰人：《李滉〈圣学十图〉与朱子〈近思录〉比较研究》，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2期，第101-109页。

¹¹（古朝鲜）李滉：《进圣学十图札并图》，载《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卷7，第203页。

¹²（古朝鲜）李滉：《进圣学十图札并图》，载《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卷7，第197页。

¹³ 杨祖汉：《退溪与朱子持敬工夫论的涵义》，载《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第488-490页。

情，使之确然中节，舍礼何由？此即《论语》中所说的“为和而和，不以礼节之，斯不可矣”的“礼节”工夫。只有在生活世界的礼仪规范中，才能寻求天命本体和人性依据之确然不移者。故在退溪处，主敬即循礼，敬与礼的关系较诸朱子更为密切。

惟其如此，退溪《圣学十图》的一个显著理论特点，即以“明伦”为重。《十图》分为前后五图两个层次。《第一太极图》《第二西铭图》《第三小学图》《第四大学图》《第五白鹿洞规图》，退溪谓此五图曰：“以上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明人伦，懋德业。”¹⁴《第六心统性情图》《第七仁说图》《第八心学图》《第九敬斋箴图》《第十夙兴夜寐图》，退溪谓此五图曰：“原于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¹⁵上五图从天道出发，阐明人伦自然之理，示德业崇极之境；下五图从心性出发，俾使其行于日用而不惑，树立其敬德畏命之感。十图始终朝向一个人伦日用的现实生活世界。一如朱杰人教授所说：“由李退溪所构建的朱子学体系，它更注重人伦，注重人的心性的修养和自律，而这种修养与自律的最主要的杠杆则是‘敬’。”¹⁶而天道人性一旦在此现实的生活世界得一具体的落实，即于礼上见其会通。此一人伦日用世界亦可曰一礼的世界。故十图以主敬为宗旨，以明伦为关键，实际上再次揭示出敬与礼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指自我省察之敬与典章制度之礼相通（养学思），内在道德主体之敬与外在伦理规范之礼相通（合内外），隐微的道德良知与昭然可见的礼法条文相通（一显微），两者无分彼此、无分轩轻。由此可见，退溪之主敬与明伦、敬与礼之间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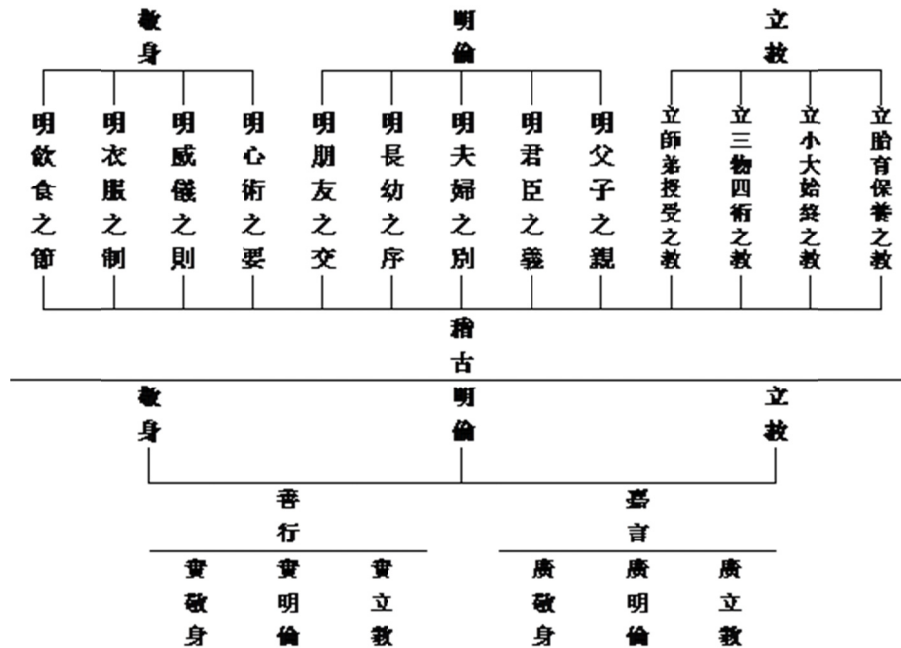
退溪《圣学十图》主敬崇礼的理论特点，我们可以以《第三小学图》为例说明之。《小学图》系对朱子《小学》一书的形象化表达，整个图文包括四部分：一是图；二是引以为箴言的朱子《小学题辞》；三是用以解释小（学）大（学）关系的朱子《大学或问》一段文字；四是简要的编纂说明。其中，第二、三部分全引朱子之文；第一、四部分才是退溪手订。如果不论第一部分的图，仅以二、三部分而论，这篇文献的大致上表达的仍是朱熹的立小学之教、小（学）大（学）道通为一的理学观念，然而一旦退溪将朱子《小学》一书化约为《小学图》，则其中的礼学意味就变得极为显明：

¹⁴（古朝鲜）李滉：《进圣学十图札并图》，载《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卷7，第204页。

¹⁵（古朝鲜）李滉：《进圣学十图札并图》，载《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卷7，第211页。

¹⁶朱杰人：《李滉〈圣学十图〉与朱子〈近思录〉比较研究》，第109页。

第三小學圖



退溪此图，将朱子《小学》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立教”“明伦”“敬身”三大部分。第二个层次为稽古，复分为“立教”“明伦”“敬身”三大部分。第三个层次则包括“嘉言”“善行”两个部分，分别就“立教”“明伦”“敬身”推而广之、践而实之。如此一来，小学为学工夫的次第节目，昭然明白。更重要的是，退溪此图还对朱子《小学》加以创造。第一个层次的“立教”，相当于《小学》的第一卷，原书不分细目。退溪根据内容，将其概括为立胎育保养之教、立小大始终之教、立三物四术之教、立师弟授受之教。“明伦”和“敬身”细目，来自朱子原书，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学》原书使用的乃是名词短语，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心术之要、威仪之则一类，仅表明教学之内容。而退溪分别增一“明”字于其上。这样一来，第一个层次的十三则细目，退溪全将其改为动宾结构的短语，“立教”落实为立种种礼仪规范，“明伦”落实为对五伦关系的学习践行，“敬身”亦变为对种种礼制威仪的明了熟习。通过此种方式，退溪更强调其中包含着践履的为学工夫。而这一为学工夫，显然是内不离乎敬、外不离乎礼的。

退溪主敬哲学与崇礼思想互为表里，固然奠基于朝鲜李朝以朱子学为官学、以朱子礼学（主要是《家礼》）维持社会秩序之规范的社会现实，但将宋儒主敬之思想，落实为对礼的真切认知与践履，则不能不说是退溪对宋学尤其是朱子学的一大发展。这一点又深刻地影响了朝鲜儒学的后续走向。此后阳明学始

终未能在朝鲜产生如中国本土一样的重大影响，退溪奠定的主敬、崇礼思想格局，极有可能起到了一定的限制性作用。

3. 韩南塘对朱子礼经诠释的承继

韩元震，号南塘，是朝鲜时代另一个儒学流派——栗谷学派的代表儒者。他著有《南塘集》《经义记闻》《朱子言论同异考》以及《仪礼经传通解补》（以下简称《通解补》）等。《通解补》成书于“崇祯后二壬戌五月”¹⁷即1742年。顾名思义，这是对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一本补充之作，透过此书，南塘自觉承继了朱子的礼经诠释。

南塘将朱子礼经诠释，置于礼学发展源流中加以观照，确认了朱子《通解》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礼”乃是圣人治天下之具，由三皇五帝创制，周公始为载籍。周季礼制衰微，孔子有德无位，虽思损益卒述而不作，又经秦火灭绝、六朝五季之衰，始有朱子作《通解》。相较于《礼仪》本经，《通解》具有“纲举目张，众说咸备”¹⁸的特点：

窃观《仪礼》本经，所载只有冠、婚、丧、祭、朝、覲、聘、享、饮、射、相见之礼，而《通解》所编，本之于为学，则自小学以至大学，措之于为治，则自人君内治以至表正万邦、经理四海，而天文地理律历兵家之说，无不具焉。

¹⁹

在南塘看来，《周礼》六篇、《仪礼》十七篇，本属秦火煨余，残篇断简，极不完备。直至《通解》搜集古代文献，汇之一书，始形成一个本末内外、条贯综错的整全系统。从本末角度来看，《通解》是一个“大其学”的纵贯系统。“学”在此书中实居于中心和基础的地位²⁰：不惟“学礼”一门，从小学的童蒙养正一直讲到大学的修齐治平，示学者入手工夫及造诣极致；且其余诸礼，如家礼、乡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亦皆可视为立人造士过程中“学”的内容与践履²¹。故整个朱子礼学，乃是一个本末相生、下学上达的系统。从内外角度而言，《通解》又是一个“通其治”的横摄系统。《通解》一书以“治”

¹⁷（古朝鲜）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跋》，载《仪礼经传通解补》，庆星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编“韩国礼学丛书”第44册，釜山：民族文化社2008年版，第643页。

¹⁸（古朝鲜）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跋》，载《仪礼经传通解补》，第640页。标点系笔者所加，下同。

¹⁹（古朝鲜）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跋》，载《仪礼经传通解补》，第641页。

²⁰ 论者指出，在朱子《通解》一书中“‘学’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而非其中一个环节”。杨治平：《朱熹的礼教世界》，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钟彩钧教授指导，2015年，第156页。

²¹ 如朱子取《礼记·内则》，将其列入“家礼”，并曰“此必古者学校教民之书，宜以次《昏礼》”。又如朱子于“学礼”一门中别创“臣礼”，谓“事亲事长、隆师亲友、治家居室之法，各有成篇。独臣事君，三纲之大，其法尤严，乃独舞所聚而散出于诸书，学者无所考焉。”可见诸礼可汇归学礼，学礼可散为诸礼。

为鹄的（治心、治身、治家、治人、治世等皆可曰治），既包含了生老病死、冠婚丧祭等过渡礼仪，涵摄了个体生命时间延续的完整过程；也包含了治世者（天子、诸侯、大夫、士）才需要的朝聘、盟会、巡狩、授历、分土、设官、建侯、刑辟等礼乐政刑的内容，实现了从个人、家、乡到邦国、王朝的空间推扩。故朱子礼学又是贯通内外、包蕴万有的²²。故与其说《通解》是对《仪礼》经传注疏的整理说明，毋宁说是朱子对合理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构划²³。惟其如此，南塘将朱子《通解》视作礼学发展源流中，继周公以后的儒家第二次礼典创制，所谓“继周公而立一王之制，为学者而垂万世之训也”²⁴。而朱子《通解》的经典地位，也躐等而上，不仅超越作为“传”的《礼记》，而且在完备性上较《仪礼》《周礼》犹有过之，等于在三礼之上别立一部礼经。

南塘基于《通解》的宏大格局，将其推崇到极致，同时亦指出该书实际上仍未竟全功。所谓未竟全功，倒不是指《通解》除家、乡、学、邦国礼而外，王朝礼未经朱子删定，丧、祭二礼迭经黄干、杨复之手才续成，而是指“是书之编，只在于经传古语，而不复及于折衷群言、损益前代，以示其可行者”²⁵。也就是说，在《通解》分门别类胪列古礼的同时，对于古礼繁琐、齟齬、不合时宜之处，朱子本人及其后续者均未加以折衷损益，使之定于一是。盖朱子始终视《通解》为考礼之书，其功用在于“略存古之制度”²⁶而已。然复须知，与考据家寻求纯粹知识乐趣不同，朱子考礼的目的仍在于行礼，在他心中始终存有对理想的礼治的希冀，“礼乐废坏二千余年……然都已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²⁷。换言之，在朱子看来，保存古礼是为了制作新礼，只不过他将权衡取去的权利交予后人。南塘显然明了朱子这一引而未发之意，故一方面认为朱子出于谦抑，不肯自居制礼作乐的圣人地位，另一方面仍强调作为万世之礼典，《通解》理应具有昭示条例、俾使知所进止的功能。

南塘《通解补》以补充朱子未竟事业为职志，其具体方法，则是将朱子本人的礼学主张“逐目编入”，亦即韩儒金羲淳（1757-1821，字太初，号山木）

²² 此处借用了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提出的“纵贯系统”和“横摄系统”两个概念，来指称朱子礼学贯通本末、涵摄内外的基本格局，与牟先生本意相关但不必尽同。

²³ 前一种意见如“《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所修定的一部礼学文献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参见，叶纯芳：《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导言》，（宋）杨复撰，林庆彰校订，叶纯芳、桥本秀美编辑：《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1年版，第5页。后一种意见如清代学者夏炘：“非欲作此书以夸博洽之名，实欲隐寓《大学》齐治均平之旨。”参见，夏炘：《述朱质疑》卷7，载《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²⁴（古朝鲜）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跋》，载《仪礼经传通解补》，第641页。

²⁵（古朝鲜）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跋》，载《仪礼经传通解补》，第641页。

²⁶（宋）朱熹：《朱子语类·论修礼书》，载《朱子语类》第6册第8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85页。

²⁷（宋）朱熹：《朱子语类·论考礼纲领》，载《朱子语类》第6册第84卷，第2177页。

所称的“取朱子之说以附朱子之书”²⁸。他认为，朱子虽未行折衷损益之事，但不可谓其于礼没有根本的定见。恰恰相反，“折衷损益之宜见于朱子一生言论著述者，其说概具”²⁹。学者将这些定见发掘出来，按照《通解》的体例条目依次编入，在罗列古礼以后，便可以“事有断例，言有定论”³⁰，示学者以最终的裁成。是书所收集的文献具体列如下表：

卷	目	所补文献	来源
/	总论编礼大义	总论编礼大义	《语类》“论考礼纲领”“论后世礼书”“论修礼书”节录
卷一	家礼·士冠礼	冠礼	《家礼》“冠礼”
	家礼·士昏礼	昏礼	《家礼》“昏礼”
	家礼·亲属记	司马氏居家杂仪	《家礼》“司马氏居家杂仪”
	乡礼·投壶	壶说	《晦庵集》“壶说”
	乡礼·乡射义	增损吕氏乡约	《晦庵集》“增损吕氏乡约”
卷二	学礼·学制	学校贡举私议	《晦庵集》“学校贡举私议”
		答石子重书	《晦庵集》“白鹿洞书院揭示”
		明道论学制	《二程文集》“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
		伊川看详学制	《二程文集》“三学看详文”
论改学制事目		《二程文集》“论改学制事目”	
回礼部取问状		《二程文集》“回礼部取问状”	
论礼部看详状		《二程文集》“论礼部看详状”	
修立孔子庙条制	《二程文集》“修立孔氏条制”		
学礼·学义	玉山讲义 答陈器之书	《晦庵集》“玉山讲义” 《晦庵集》“答陈器之”	
学礼·臣礼	民臣礼议	《晦庵集》“民臣礼议”	
卷三	学礼·钟律	律吕新书	蔡元定《律吕新书》
		声律辨	《晦庵集》“声律辨”
	学礼·书数	许慎自序 六书字义	许慎《说文解字》“序” 《语类》“论文下字附”；郑樵《通志》“六书略”
九章算经		《九章算经》	
卷四	学礼·学记	小学	《小学》十一卷
		童蒙须知	《童蒙须知》一卷
		与长子受之书	《晦庵集》“与长子受之”

²⁸ (古朝鲜)金羲淳：《仪礼经传通解补跋》，载《仪礼经传通解补》，第631-632页。

²⁹ (古朝鲜)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跋》，载《仪礼经传通解补》，第642页。

³⁰ (古朝鲜)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跋》，载《仪礼经传通解补》，第642页。

		与魏应仲书	《晦庵集》“与魏应仲”
卷五	学礼·大学	大学或问 壬午封事 戊申封事 己酉封事 癸未奏札 戊申奏札 甲寅奏札	《大学或问》二卷 《晦庵集》“壬午应诏封事”节录 《晦庵集》“戊申封事”节录 《晦庵集》“己酉拟上封事”节录 《晦庵集》“癸未垂拱奏札一” 《晦庵集》“戊申延和奏札五” 《晦庵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节录
卷六	学礼·中庸	中庸或问	《中庸或问》二卷
	学礼·保傅传	戊申封事	《晦庵集》“戊申封事”节录
卷七	王朝礼·历数	天问注	《楚辞集注》“天问第三”节录
	王朝礼·卜筮	易学启蒙	《易学启蒙》四卷；《周易本义》“筮仪”
卷八	王朝礼·王制之甲	答邓卫老书 语类封建 柳子厚封建论 胡氏封建说	《晦庵集》“答邓卫老一”节录 《语类》相关条目汇编 《柳河东集》“封建论” 《通鉴纲目》“诏停袭封刺史”
	王朝礼·王制之乙	井田类说 开阡陌辨	《晦庵集》“井田类说” 《晦庵集》“开阡陌辨”；《语类》相关条目汇编
	王朝礼·王制之丙	天子之礼 明堂说	《晦庵集》“天子之礼” 《晦庵集》“明堂说”
	王朝礼·王制之戊	语类三公之官	《语类》相关条目汇编
	王朝礼·王制之庚	深衣制度	《家礼》“深衣制度”（不用《晦庵集》）
	王朝礼·王制之壬	论兵说 忠武录 李忠定车战札子	《语类》“论兵”节录 （未知所出） 《梁溪集》“乞教车战札子”
	王朝礼·王制之癸	象刑说 戊申延和奏札	《晦庵集》“舜典象刑说” 《晦庵集》“戊申延和奏札一”“戊申延和奏札二”节录；《语类》相关条目汇编
卷九	丧礼·士丧礼	丧礼五服章 丧服札子 答余正甫书 君臣服议 丧礼	《家礼》“丧礼·成服·服制” 《晦庵集》“乞讨论丧服札子” 《晦庵集》“答余正甫二、三”节录 《晦庵集》“君臣服议” 《家礼》“丧礼”节录
卷十	丧礼·士虞礼	虞祭礼 答李继善书	《家礼》“丧礼·虞祭” 《晦庵集》“答李继善四”节录

		答潘子善书 答黄商伯书 山陵议状 居丧杂仪	《晦庵集》“答潘子善十”节录 《晦庵集》“答黄商伯”节录 《晦庵集》“山陵议状” 《家礼》“丧礼·居丧杂仪”
	祭礼·有司彻	祭礼	《家礼》“祭礼”
	祭礼·地示	答罗愿社坛说	《晦庵集》“答社坛说”
	祭礼·百神	沧州精舍释菜仪	《晦庵集》“沧洲精舍释菜仪”
卷十一	祭礼·宗庙	祧庙议状 面奏祧庙札子 与赵丞相书 禘祫议 韦元成刘歆庙数 昭穆之不为尊卑说 ³¹ 别定庙议图说 汉同堂异室庙及原 庙议 答汪尚书论庙制 殿屋厦屋说 仪礼释宫 祠堂章 致仕告家庙文 答胡伯量书	《晦庵集》“祧庙议状并图” 《晦庵集》“面奏祧庙札子并图” 《晦庵集》“与赵丞相书”节录 《晦庵集》“禘祫议” 《晦庵集》“韦元成刘歆庙数庙制图” 《晦庵集》“别定庙议图说” 《晦庵集》“汉同堂异室庙及原 庙议” 《晦庵集》“答汪尚书十（论家庙）”节录 《晦庵集》“殿屋厦屋说” 《晦庵集》“仪礼释宫” ³² 《家礼》“祭礼·祠堂” 《晦庵集》“致仕告家庙文”节录 《晦庵集》“答胡伯量二”节录

据上表可知，南塘作为“定论”的材料，确实以朱子为中心。其中，《朱子家礼》被全部征引，但原书四卷，被拆分为十部分，并按《通解》的类目依次编入。《晦庵集》的相关奏议、书信，以及《语类》的相关言论，也多被征引，这是因为朱子本人在这几类材料中，较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晦庵集》与《家礼》相出入时，南塘取信的是《家礼》。如“王朝礼·王制之庚”引“深衣制度”，其首句，《晦庵集》曰：“裁用细白布，度用指尺。中指中节为寸。衣二幅，不裁，其长过肋下，属于裳。用布二幅，

³¹ 此段曰：“昭穆不为尊卑，说已见前”云云，系“韦元成刘歆庙数”之部分，被误作篇名，并植于目录。

³² 按《仪礼释宫》系宋代李如圭所作。《四库总目提要》曰：“《朱子大全集》亦载其文，与此大略相同，惟无序引。《宋中兴艺文志》称，朱子尝与之校定礼书。疑朱子固尝录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为朱子所撰，取以入集。”从文字来看，南塘系从《晦庵集》中录出。

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领衫，但不裁破掖下，每幅之下属裳三幅。”³³而《家礼》作：“裁用白细布，度用指尺。中指中节为寸。衣全四幅，其长过肘，下属于裳。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后共为四幅，如今之直领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过肘而属于裳处，约围七尺二寸，每幅属裳三幅。”³⁴《家礼》较《晦庵集》详而明，故南塘于此采用《家礼》之说。将《家礼》全书散入《通解》、以《家礼》为定论的做法，表明南塘确有沟通考礼之书和行礼之书之意。

至于朱子所论较少处，则取他书补之。如“学礼·学制”，除《白鹿洞书院揭示》外，引程颢、程颐对学制的讨论。“学礼·钟律”引蔡元定《律吕新说》。以上两处，二程之论，乃朱子创制书院之所本，蔡氏新说，亦经过朱子肯认，故辑入《通解补》也是有迹可循的。至于“学礼·书数”一门，朱子所纂《通解》于此有目无文，但在《序题》中，朱子已经明言：“唯书数日用所须，不可不讲，故取许氏《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此篇，以补其阙，然亦不能详也。”³⁵故南塘取许慎《说文解字序》、《语类》“论文”一节中“论字”部分以及郑樵《通志》“六书略”的内容，加上《九章算经》，是忠实地贯彻了朱子的编纂思路。

南塘代朱立言、以朱定朱，补《通解》而使之成为全书，不仅具有文献学上的意义，更表达了一个极重要的理念，即后学者宜应承继与延伸朱子礼经诠释学，以古礼为资具，以时代为绳断，将仅作为考礼之书的《通解》，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代礼典，以实现平治天下的终极目的。清儒江永《礼书纲目》，亦是补充朱子《通解》之书。相较之下，江书向上用力，以搜求考索为工夫；南塘书向下用力，以通经致用为蕲向。准此而论，南塘《通解补》似乎更得朱子礼经诠释之意。然而，在朝鲜朝尊朱过甚的风气下，是书的实际创获仍颇感有限。一方面，以朱子中岁所定之《家礼》，为晚岁所编之《通解》之谛论，似不无可议之处。另一方面，全书与清儒李光地的《朱子礼纂》相似，只在朱子学中打转，于折衷古礼、权衡时宜恐未能尽善，故终未能“大大拆洗一番”，实现新礼制的创制。故谓之有补则可也，谓之发明则未也。相较之下，江永《礼书纲目》能真正补充朱子“考礼”方面的未定之论，其功转又在《通解补》之上了。

4. 结论

李退溪和韩南塘，分属不同的学派，其学术宗旨颇有不同。他们从不同的

³³ (宋)朱熹撰，《深衣制度》，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68，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 23 册，第 3296 页。

³⁴ (日)吾妻重二着，吴震编：《宋版〈家礼〉校勘本》，载(日)吾妻重二着，吴震编：《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3 页。

³⁵ (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篇第目录(序题)》，载《仪礼经传通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 2 册，第 38 页。

方面、不同的角度，承继和丰富了朱子礼学。退溪将主敬哲学与崇礼思想联系在一起，在承继宋代礼学精神的同时，又将从朱子处得来的主敬思想，进一步落实为礼学认知与践履。南塘体会朱子晚年编纂礼书的用意，承继其礼学诠释方法，将朱子的礼学观念荟萃一处，补充了《仪礼经传通解》。前者是朝鲜本土儒者在一定的社会形态、政治状况、理论兴趣等影响下，对儒学和朱子学的本土化发展。后者是朝鲜本土儒者面对公共的学脉传承和普遍性的儒学问题，所贡献的智慧答案。这表明，朝鲜儒学是一个特性与共性并存的、与中国儒学既区别又联系的发展脉络。

参考文献

- 陈荣捷，1990，朱熹[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陈荣捷，1992，近思录详注集评[M]。台北：学生书局。
- 韩元震，2008，仪礼经传通解补[M]。庆星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编“韩国礼学丛书”第44册。釜山：民族文化社。
- 李滉，1978，进圣学十图札并图[A]，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卷7）[M]。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
- 吴震，2012，朱熹〈家礼〉实证研究[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1996，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
- 杨祖汉，2005，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
- 朱杰人，2006，李滉〈圣学十图〉与朱子〈近思录〉比较研究[J]。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3（2）：101-109。
- 朱熹，2002，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朱熹，1986，朱子语类（第6册/第93卷）[M]。北京：中华书局。